

商战职场

一部披露药界内幕的长篇小说。生命与金钱的抗争,尊严与权势的较量,法律与暗箱的对峙,智慧与阴谋的相持。小说揭示了医疗体制中某些不

健全之处,剖析了医患矛盾的症结所在,曝光了医药销售规则的不透明,深层次披露了医药销售行业内存在的诸多弊端。

老太太的动情演讲赢得掌声一片

看周围人纷纷应和,老太太拧开水壶,连喝几大口继续说:“说到底,医院卖的是药和手艺,卖给谁?不就是病人吗?人一得病,特别是得大病重病绝症,家里的钱就都送医院了,医院就像老虎嘴,血汗钱吞进去连个饱嗝都不打,赶着谁家摊上个痼症,那更是无底洞,金山银山都填不满。那药活赛江洋大盗,把病家劫得一穷二白。是病人养活医生养活医院,那医生护士就是雇工,就算病得东倒西歪,只要还有一口气,那病人就还是主家,就不能受欺负!”老太太说得激动了。“可医院到处是医生护士欺负病人,他们用你的钱大把大把地,你还不能问。他们把病人当试验,当数字里一个分母。给你一查化验单,全是外国字,那是用你的血你的钱你的工夫查出的你身子的秘密,可没人给你讲是什么。用钱买天书啊!卫星能上天,这些洋码翻不成中文吗?故意让你不明白,显出他们高贵,有学问,能拿捏你,好叫你服他!”围观的甚至有人叫起好来。老太太眼睛红了。“你说他们多歹毒。这还不算,你想找人问,那就是自取其辱,医生护士脖子昂得像刚下蛋的母鹅,脸上白板一张,像病人掘了他家祖坟。哪个病人对大夫不得赔小心,给大夫送礼,你敢不送?小命在人家手心里捏着。”老太太再喝一口气。“有没有好大夫?有。少而且越来越少比清官还少。都说反腐败,我看医院是最大的腐败。看病吃药用得那么些钱吗?那是乘人之危喝人血吃人肉。可眼看火坑你也不得跳。要说平等,这就是最大的不平等。出医疗事故,你瞧他们官官相护的劲头,平时互相讲起坏话来那叫一个狠,真要出了事,就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了,不是他们人品突然好了,那是为自己留后路,他们互相掐,掐出骨头水都没事,要说病人想讨个公道,那他们马上就成死党。我一个老婆子,身体不行,可我不想看病,就为不再让医院让医生盘剥我,我就不想让他们挣我的钱。我真想吼一声,病友们,咱都豁出来不治了,饿死这帮披着白皮的狼!”

不知是谁带头,一下,两下,三下,聂远新身边掌声连成一片,越来越响,那掌声经久不息,在候诊大厅回荡。老太太的话就像一记重锤砸在聂远新心上。披着白皮的狼。什么时候起,白衣天使成了披着白皮的狼?!那身前后热烈的掌声说明老太太的话代表的不是哪一个人甚至不是哪一小部分人的思想。深深的悲哀然后是后怕。如果真像老太太说的那样,所有病人联合起来,不看病不住院不吃药,那么医院靠什么生存?医生护士靠什么生存?她知道这不可能,但她还是控制不住这么想。她不知道医患之间原来存有这么深的隔阂和矛盾。

临近上班,老太太被保卫人员带走了,她已经不是第一次来医院发表演说了,各医院保卫科黑名单她都榜上有名。老太太原是一名小学教师。老伴儿是老红军,作为烈士家属,老太太以身作则,独生儿子长大娶妻,眼看就要生子,灾难降临。媳妇在产房折腾一夜,医生推出两具尸体,一大一小,儿子大叫一声昏死过去。老太太强撑着处理后事,却很偶然地得知母子俩死于医疗事故,麻醉剂注射到产妇脊椎神经上。老太太和儿子开始同医院交涉,人命关天啊,医院方面的态度强硬到令人心寒的地步。儿子一纸诉状将医院告上法庭,官司一打几年,结果却还是输了。儿子当时就倒下。儿子因为打官司旷工被单位除名,住院费全靠老太太的退休金。医院再下驱逐令,儿子夜里从医院顶楼跳下来,摔死了。老太太在医院失去三个至亲,崩溃了。

聂远新看着病床上的海若,她说,去我办公室。聂远新很谨慎,不是所有的病都能救治,死亡,根本不是人力所能阻挡。杨卓林说出的话让她吃一惊。我和海若曾经是职业试药人,一切后果我们都能面对,求您了。只要能让她少些痛苦。聂远新是第一次面对职业试药人。

杨卓林和海若牵着手。新马泰之行结束,聂远新长出了一口气,恨不能一步就跨进家门。聂远新打开笔记本。海若经历过手术后元气大伤,可她竟奇迹般地拖到现在,杨卓林说的对,不管什么方法,都要试试,地球是圆的,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菊腊走进来,她拿出一张报纸。《边城早报》,是自己不在家的日子,她接过来,新版,醒目的黑字,《一家三口共赴黄泉,谁之过?》!问号狠狠地砸进聂远新的眼眶。一个三口之家,男人打工,女人理家,为孩子治病家徒四壁。男人从脚手架上摔下来,腰部以下瘫痪,包工头卷了工程款消失。有心无力的工友背男人回家,女人买来毒鼠强放进熬米粥的锅里,三个人,一人一碗。



女性情感

该书讲述了三十个民国知名女子的人生故事。在追忆民国女子的故事中,作者以女性独特的细腻感,反复品读女人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感情,女人的一生究竟什么是最重要的?从而使该书具有相当的震撼性。

梅兰芳的伤情原配

自从一儿一女离世后,王明华怕见任何小孩,每每见到孩子,伤心的往事便被勾起,如今,孩子没了,看着福芝芳日日陪在梅兰芳身边,虽然明晓大道理,消沉的情绪还是袭满内心。失落、痛楚、懊悔,百种滋味交集着,王明华终于病倒了。

王明华染了肺结核,剧烈咳嗽,不思饮食,半夜被病魔折磨得痛醒,百种疼痛却不抵失去爱子的心痛。王明华怕传染给家人,也想换环境,提出了离开梅家去天津治疗。她独自离开梅家,把所有的空间留给了梅兰芳和福芝芳。想想二女同侍一夫,无论她们怎样姐妹情深,如果内心有深爱,毕竟也是难过的。

王明华离去后,福芝芳与梅兰芳相处一直很好,后来他们又相继添了几个孩子,福芝芳帮着梅兰芳排戏,一起绘画,读书,照料孩子,空闲去香山避暑小住,日子倒也过得有滋有味。

王明华在天津马大夫医院治疗,没有好转,病情反倒恶化。福芝芳听说了,开始与梅兰芳为王明华准备后事。他们在香山附近为王明华选了合适的墓地。

福芝芳照料了梅兰芳四十年。梅兰芳离世,受到国葬礼遇,本来梅兰芳是要安葬在八宝山公墓的,福芝芳却不同意,而是让葬在王明华的墓旁。这里同时修了三座墓,还有一处空穴,福芝芳留给百年后的自己。

福芝芳对王明华从头至尾,都做到了有情有意,生与死,她认着他们这三个人世界。梅兰芳内心可以同时对几个女人有情有意,王明华却付出了伤情的一生。她是那么爱梅兰芳,可是这样的爱却如此无能为力。

孟小冬与梅兰芳的有缘无分

有着“冬皇”之称的孟小冬,在戏台上的魅力无人能及。然而在戏台下,在感情生活中,她对自己的婚姻是那么无助。

婚姻家庭

一个没有准生证的男性婴儿,刚从娘肚里拱出来,连眼皮都还没有睁开,就被气度不俗的妇科主任王虹给抱走了。鹿州市的头面人物金璞玉,做梦也没想到夫人从医院抱走了新生儿以后却惹出了一连串的乱子。亲密和睦的三个家庭之间,由此引发了一场离奇曲折的离婚大战……

白芸莺和金璞玉的闲谈彼此留下了美好印象

鹿州,古有金鹿州之美誉。在白芸莺的生活里,欣欣向荣、高楼林立的鹿州市与古色古香、民风淳朴的秀水镇相比,一个是充满活力、令人神往的红太阳,一个是温馨秀美、依依留恋的蓝月亮。在她的记忆里,偏远的秀水镇,是由柴声帆、影渔歌和村姑木桥人家,绘成的一幅古韵悠长的风俗画。从这幅回味无穷的大自然佳作里,脱颖而出的水乡女子白芸莺,人长得不仅俊俏,而且心气也挺高,她早就向往城市人的生活,为了实现由闭塞乡村向繁华都市的横向跳跃,她会抓住每一个机遇,为达到这个目标,实现她的人生梦想,而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

阳春三月,风和日暖,正是春意醉人的好时节。这天是周末,天刚放亮,白芸莺就坐早班车,去鹿州城里给金叶补课。她站在金叶家门外,娇喘着调整了下神态,抬手轻轻摁压了几下门铃。

门里面传出的声音,洪亮而沉稳,哪位?外面回答,娇声细语,我啊,白芸莺。噢,白老师。

森严的防盗门一打开,白芸莺觉得眼前一亮,哎哟,今天,真让她有点喜出望外,受宠若惊,因为给她开门的人,正

孟小冬与梅兰芳相遇那年,她只有18岁。18岁的孟小冬,已是须生之皇。孟小冬出身于梨园世家,祖父擅演文武老生,父亲、叔伯唱京剧,在这样的氛围里,她很小便向姑父仇月祥学唱须生,12岁在无锡挂牌公演。

1925年8月,戏台上的那场《游龙戏凤》把台下的人都看呆了。梅兰芳演的是俏丽妩媚的李凤姐,孟小冬演的则是微服私访的正德皇帝。真正是男的扮妖娆,女的扮刚正。在华丽的唱腔中,那身段那眉目,真是让人叫绝。

演了《游龙戏凤》,演了《四郎探母》,戏迷们都痴了。这样的颠鸾倒凤,除了让人称赞的唱腔,也让人开了眼,于是好事者便怂恿两人再次同台,继续演戏。不用说,凡二人出演,总是场场爆满。同台次数多了,梅兰芳与孟小冬也互生好感。脱下戏服,台上的感情延伸到台下,两个人谈起情。“梅党”之人也极尽撮合,想成就一段梨园佳话。

梅兰芳是伶界的大王,事业正值如日中天,孟小冬爱上他并不难。难的是,梅兰芳也爱上了孟小冬。他的阴柔之美,她的阳刚之俊,是彼此的互补也是彼此的吸引。那年梅兰芳已31岁了,家中有两房太太,福芝芳已为他添儿添女,按说,梅兰芳对前两房夫人都是很爱慕的,有情有意的,着实不该再娶了,但是感情这回事,碰上了,便很难逃避。

孟小冬是个生性清高之人,是不愿给人做妾的。但面对梅兰芳,她不得不委屈自己。

1927年正月,梅兰芳娶了孟小冬。这个婚结的并不顺,福芝芳异常伤心,不愿孟小冬进门,也不承认她。这让梅兰芳很为难。

梅兰芳也不愿让福芝芳不悦,便在外面找了一处四合院与孟小冬住,起名为“缀玉轩”。他们在“缀玉轩”有过一段快乐的日子,梅兰芳常带一些朋友过来,一起谈论

是鼎鼎大名的市长金璞玉。

虽说,白芸莺论婆家这头儿,也能跟金市长攀上亲,但是,她与市长的年龄地位因相差甚远,平常见面说话的机会并不多,所以金璞玉对她的情况了解极少,只听自己老婆说,她侄子李远方娶了房能干而又漂亮的媳妇,在秀水镇中学教书。金璞玉打开门,面对面看了看白芸莺,真让他心里一动,暗自惊叹道,哎,这小女子,长得还着实有些特点,秀发披肩,白嫩俏生,嘿,好出色的一个水乡妹子。白芸莺常在电视里见到这张令人肃然起敬的国字脸,如今活生生就在自己眼前,放着红润的光,额头、眼睛、面颊全部熠熠明亮着,他那磁性的声音,挺让人着迷。

白老师,请进。金叶没在家?

她身体有点发烧,跟她妈去医院了,你先坐沙发上歇会儿,她们一会就回来了。金璞玉说着,顺手从客厅角上的饮水机里,接了一杯纯净水,放到白芸莺跟前的茶几上,很温和地问她,你在学校的工作现在累不?

还行,高三年级的班主任,谁心里也不会轻松呀。咱年轻人,多挑点担子,应该。虽然白芸莺当着市长的面回答问题,心里还感到有点紧张,但是,她见金市长如此善解人意,颇有绅士风度,还真让她从精神上宽展了几分。俩人一问一答,气氛很是融洽,虽说,从工作到生活,聊的兴趣范围很广,但是,俩人都明白,这种毫无目的的聊天,纯属是为了消磨时间,解除尴尬与冷漠,等候着金叶母女回来。

人和人之间,最直接的交流和了解,莫如在这样融洽的氛围里,没有目的,不绕弯子,不掺杂任何利益冲突,心情愉快,海阔天空,一男一女年龄悬殊,隔几而

戏文,说古道今。福芝芳非常不满,也无话可说,只能在心里生闷气。

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梅兰芳对孟小冬的感情发生了转变。这是在他们婚后9个月的时候。孟小冬是有许多戏迷的。她这个婚结的,让一个叫王维琛的戏迷头脑发晕了,这一晕就出了事。王维琛是一个大学生,喜欢孟小冬很久,如今见心上人被梅兰芳抢了去,便找到“缀玉轩”。这个大学生还拿了把枪,本来是吓唬人的,一急把一个人来做客的人打死了,在警方赶来时,已发生了血案。

这场血案,把梅兰芳吓坏了。常年的男扮女装,让他的性格也极阴柔,遇事容易惊慌,胆子也小。加之大报小报对“缀玉轩”血案的报道,让梅兰芳无比慌乱,生怕影响了他正好的事业,内心对孟小冬的感情便熄了。

梅兰芳与孟小冬真正恩爱的日子,只有9个月。在这之后,两个人之间就淡了,确切地说,是梅兰芳冷了下來。梅兰芳就是这样,他对自己的女人会很好,但不能触及他的利益,如果让他有什么不好了,他就会改变心意。

以前与原配王明华也是,琴瑟相合,王明华一切都为他着想,他也确实爱过那个女人,可是在王明华无法再生育时,他便另娶了。福芝芳为梅兰芳牺牲很多,放弃了演艺事业,天天在家里操持家务,为他生了好几个孩子。常年如此琐碎地过日子,自然新鲜劲会过去。

坐品茶聊天。白芸莺和金璞玉的闲谈,虽然都是些办公室之外鸡零狗碎的寻常话题,在一问一答的不经意间,两个人在对方的心里,都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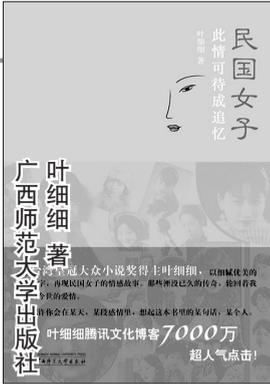
其实,金叶也没得啥大病。医生告诉王虹,是春季流感闹的,不要紧,打几针退烧药,吃一周感冒药就好了。王虹怕女儿身体吃不消,决定今天给金叶放假,并顺便在路上买点鲜鱼活鱼之类,趁着老金在家,改善改善生活,这样一来可以给他补补身子,二来也借此机会,感激一下给金叶补课的白芸莺,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

王虹想起白芸莺,心里就生出几分感激,这家教算是真找对了,她不仅外语教学水平高,而且手巧嘴甜,眼里有活儿,洗衣做饭,都帮着她干,再说她和金叶,处得挺投缘,跟亲姐妹一样,特讨人喜欢。哎,对了,白芸莺家的养子盼根儿,都养三个月大了,可在镇派出所上户口的话还没办呢。此时,王虹记起了这件事让人为难的事。虽说,白芸莺明白事儿,知道这事难办,从没开口催促过,可金叶的小姑姑玉琴,还着急呢,三天两头,替老同学李远方传话,催办这事。

论说,如今在鹿州市,弄个计划外二胎指标,由市长夫人经办,也不是啥大事,关键是如今时候不巧,她听老金的铁哥们陈三透露,省里主管干部的副书记,对他很器重,近期要对他们这批县处级后备干部进行一次民意测评。因此,在事关夫升迁的节骨眼上,就千万不能出纰漏了,作为市长的夫人,经过二十多年风风雨雨的磨练,这点政治敏感和思想觉悟她还是有的。所以,给白芸莺家养子上户口的事,就这样一来二去,给耽搁了这些天。



吕洁 著



叶细细 著